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四

宋　祝穆　撰

居處部

鄉里

羣書要語鄉向也衆所向也釋名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風俗通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

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周禮一命齒于鄉里黨正里有殯不巷歌曲禮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曲禮五十養於鄉六十杖於鄉王制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注父之所植巳尚不敢不恭敬小弁里仁為美語四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語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語十五子貢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家語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滕文公鄉黨莫

如齒公孫丑適異鄉者見似人而喜莊子遊於無何有之鄉同上張儀築益州城故錦澗也號錦里益州記里社鳴此里有聖人春秋傳潛潭巴云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王粲賦

詩句坐深鄉里敬杜坐下漸人多朱百家為語里長者德齒敬已占坡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春澌生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陂文章自傳道奚仗史筆為韓寄崔立之里門先卜敬鄉人韓

古今事實

居鄉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語十

魯父母國

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魯有闕里

闕里在兖州即孔子所居之故宅也漢晉春秋

闕黨童子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互鄉難言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里名勝母

曾子至孝不過勝母墨子非樂不入朝歌淮南子

不以私惡廢鄉

公山弗狃曰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注不以私怨惡廢棄鄉黨之好哀八

誑其里社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

予皆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悲心更微列子

下車過故鄉

常樅謂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樅曰嘻是也說苑

為鄉里重輕

千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慚唐登科記

立枌榆社

漢高祖少時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郊祀志枌榆鄉名

故後人用枌榆字為鄉曲也　劉禹錫上武相公書一身主祀萬里望枌榆之鄉

步入里門

萬石君徙居陵里慶及諸子入里門趍至家　張湛為馮翊告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　茁晉卿為太守嘗入壺關望縣門輒步曰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

南陽帝鄉

光武紀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鄭公鄉

國相孔融深敬鄭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鄉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公之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

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馬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改高陽里

荀淑舊里名西豪潁陰令以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改其里曰高陽里

月旦評

許劭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君子鄉

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者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有望廬而反有盜者不辭刑罰勿使王彥方知之號所居為君子鄉 後漢

得鄉里心

魯肅大散財貨甚得鄉里忻心 吴志

鄉閭所嫉

何曾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焉

晉書

豐約與共

何琦豐約與鄰鄉共之晉中興書

文里武鄉

范柏年漢中人嘗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柏年云卿鄉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惟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足以表名

賊不入其鄉

魏任旐字子旟樂安傳昌人漢末黄巾起到傳昌聞旐姓名曰夙聞任子旟天下賢人今作賊那可入其鄉耶

穢里

齊劉繪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繪嘲之曰君子何穢而居穢里荅曰未審孔子有何闕而居闕里

見鄉人

越公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文中子禮樂篇）

鳴珂里

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為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孝悌里

趙清獻公之里表曰故孝子太師趙清獻居其里曰孝悌里

同里生同日以下係同里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父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

生綰與高祖同日

里中子

酈生傳沛公麾下騎適食其里中子

邑子薦之

朱買臣吳人也詣闕上書久不報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説春秋言楚辭帝甚恱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薦其邑人

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時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

鄉人所知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収之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臣之鄉人所知也世說

鄉人作賦

張紘見柟榴枕愛其文作為賦陳琳見之以示人曰此

吾鄉人張子綱所作吳志

同里復還

華歆與管寧邴原相善管邴同縣人也及還遼東而于魚不與

同里閈

史思明與安禄山同里閈唐玄宗紀

題邑子扇

謝安邑子有蒲葵扇五萬安取其中者題之價增數倍

詩社 以下係同社

孫魴沈彬同游李建勲之門爲詩社

白蓮社

遠法師結白蓮社以書召陶淵明淵明曰弟子性嗜酒法師若許飲即往矣遠因許之遂造焉因勉入社淵明攢眉而去 廬阜雜記 謝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績而鬚美面與身庾非令終之相請多行陰德戒飭三年而後可靈運怒曰學道在心安以貌耶遠笑而不答

後靈運果如遠所料盧循反遠與之執手言笑知人之鑒何明於靈運而暗於循如此耶（嵩沖靈抄書記）

香火社

白樂天致仕香山石樓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鑿龍門八節灘為游賞之樂

古今文集

雜著

眉州遠景樓記　　蘇子瞻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

之而其賢者則記録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别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自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農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

衰則卜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令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苟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

事因守居之比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賔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大有損益也然且録之今吾州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

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録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元晦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

以一日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虚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歟婺源學宫講堂之上有重屋焉牓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虙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太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

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某故邑人也而客於閩兹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遷任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某盍記其事且曰近年以来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以一言曉之哉某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来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某無所辱也顧父兄子弟之言又某之所不忍

達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所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為記

謝范舍人書　　　　蘇子瞻

軾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為多蓋相如倡其前而王襃繼其後峩冠曳佩大

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㝠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嘆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某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

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尚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俟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其也在十三人者之中謹因閽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趙季仁司直習鄉飲酒儀序

黃直卿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饌獻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脅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具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

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算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降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饌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事君之義著矣一飲

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為禮以教人凡為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羣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伎恣歡噭敎侈也導淫也恣慾也無非所以敗人心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

講明而肄習之歟吾友趙君師恕官不違而忘其貧令不合而志於古其為邑餘杭嘗行鄉飲酒之禮矣今復舉是禮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禮成有欲紀其儀節而鋟之木者屬予為之序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畧使刻之篇首

詩話

鄉里稱桑梓

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多失其本意若維桑與

梓必恭敬止謂桑梓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親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温叟詩話

大賢同里

温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先君康節遊嘗曰光陜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提

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云既見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詩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人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笻杖著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曰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侯伯隅雲衣一雙白鷺來煙外將下沙頭却背飛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未至

有詩曰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遶縈迴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来康節和云君家梁上午時燕過社今年尚未廻為罰誤君凝望久萬花深處小車来聞見錄

思鄉 遠鄉見續集還歸門

羣書要語凡生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回翔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

然後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三年問　鳥飛反鄉兎走歸窟狐死首丘淮南子　願為黄鵠兮歸故鄉西域傳　遊子悲其故鄉令愴恨以傷懐班彪北征賦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王粲賦

詩句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古詩　疲馬戀舊林羇禽思故棲孟郊　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謝玄暉　故鄉籬下菊今日為誰開江總　月是故鄉明杜　歸心折大刀杜　如何連曉語秖是説家鄉韓　一夜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孟郊　舊業今

已無還鄉反為客 劉長卿湖上遇鄭田 舊業歸無地他鄉便是家 羅鄴逢友人 眉間黄色見歸期 韓翃 蝴蝶夢中家萬里 崔塗全篇見行旅門

古今事實

不忘土風

楚人鍾儀為晉所縶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晉侯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遂釋之

入楚思越

越人莊舄仕楚楚王曰舄越之鄙人今日入楚富貴耳亦思越不使人往聽之乃為越吟

樂其所自生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檀弓

不忘豐沛

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立為新豐縣三輔舊事高祖還過沛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

笑樂酒酣上自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起舞忼慨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豐沛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又曰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

乞骸歸里

貢禹上書曰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自痛去家三千里誠恐一旦蹎仆不能自還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

生入玉門關

班超久在絶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避亂去鄉

荀彧字文若董卓之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為兵衝宜亟去之鄉人懐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彧獨將宗族至冀州

鄉思轉深

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篠之飲語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林語

秋思蓴鱸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西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去意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幾

奮懷舊都

柳子厚書曰河東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吾因𧼈𧼈褰裳奮懷舊都

古今文集

雜著

蜀舍銘并序

蜀郡王萬寓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杭朱俊民所為記過項城劉跂而請銘為之銘曰

噫嘻此舍是蜀非耶吞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高哉上青天耶赤甲白鹽峙峨眉耶揞節醬蒟飯蹲鴟耶一物不有而不無耶噫嘻此舍是真蜀國身如壺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臥以蜀息陰燕陽魏吴越璀錯裴徊周流晉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榮鄉

羣書要語闕

詩句復此懿親會而增交道榮李自可化鄉里豈惟門

户榮曾　風采照鄉閭坡　草木亦晶光后山　鞍馬僕從塞閭里韓　錦衣白日還家樂鶴髮當年拜壽榮歐　路人應羨錦衣榮歐　里門每入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歐

古今事實

佩印過雒陽

蘇秦字季子佩六國相印過雒陽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秦笑謂嫂何前倨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但見季子位高金多秦喟然

歎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衣錦歸故鄉

項羽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宫室羽見秦皆已燒殘又懐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買臣守會稽

漢朱買臣吴人武帝拜為會稽太守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食拜為太守衣故衣懐印綬歩歸郡邸值上計時會稽吏相與羣飲不視買臣入室中守邸

與共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吏皆醉大呼曰誕妄耳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賀買臣徐出户有頃長安廏吏乗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乗傳去

相如使蜀

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

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一錢不分相如與俱之臨卭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滌器於市中因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言得召奏賦為郎其後言卭莋冄駹者可通為郡縣上以為然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卭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懽

三組夸鄉里

漢武帝以璽書勑責樓船將軍楊僕曰將軍請乗傳行塞因用歸家懐銀黄垂三組夸鄉里注銀銀印也黄金印也主爵都尉樓船將軍梁侯三印故云三組

衣繡晝行

魏張允為雍州刺史太祖曰還鄉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冠蓋里

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里餘其間雕墻峻宇閭里塡列漢宣帝末其間有卿士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同日大會荆州刺史行部見之勑縣名其里為冠蓋里

杖節還鄉

後魏董徵以儒學累遷安州刺史因述職過家置酒高會乃云腰龜返國昔人稱榮杖節還鄉云何不樂誡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

不賑其鄉

中宗時僕射魏元忠還宋州拜掃上幸白馬寺以送之制曰衣錦晝遊在乎兹日散金敷惠諒焉斯辰元忠至鄉竟無所賑施議者短之

古今文集

雜著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

悔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公自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

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

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於是乎書

汪丞相畫繡堂記　　汪彥章

自古人物與山川相為輕重嵩嶽生甫及申淇澳生衛武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而重也莘野以

伊尹閒礌溪以吕望聞隆中縣諸葛亮而顯曲江縣張九齡而大此山川以人物而重也故為名山大川不以生明堂大輅之材九鼎之金照乘之珠連城之璧為貴而以出英賢為貴為王公大人者不以功業載旂常銘鐘鼎書竹帛流管絃為榮而以歸故鄉為榮此古人所謂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繡衣夜行者言得志而行乎四方人孰見之必至吾父母之邦然後為可樂也新安自吳為郡今千餘歲山水峭厲而清深故長材秀民之

出視東南為最繇唐以來擢殊科登顯仕者固不為無人然未有居將相之位者也宋興百七十年而大丞相汪公出焉公以諸生徒步起家於京師數千里之外為時偉人遭明天子艱難之中總州符入侍出奇謀祕策以輔成中興之功遂自樞臣相天子其精忠如金石赫然為佐命元勲而新安之名一日聞天下此新安之榮豈獨公之榮哉紹興七年公自七閩入覲以保信之節來鎮宣城宣城新安鄱陽三郡相望皆百餘里公乃卜

居鄱水之上將歸老焉築晝繡之堂而命某記之某曰公以邁往之資應期偶運乘風雲依日月而正宇宙於立談之間雖釋位而去者十年天子未嘗一日忘公也乃建旄秉鉞而兼師傅之官亦可謂布衣之極矣公今七十餘精明如五十許人將復居廊廟坐籌帷幄取河朔山東六十餘州歸職方圖籍然後退從赤松子之遊其功名益新則新安之名益大某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為天下國家慶又豈特為新安之榮而已哉

夸耀鄉閭

司馬長卿始以汙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亡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林志

古詩

晝錦堂詩　韓稚圭

古人之富貴歸於本郡縣譬若衣錦游白晝自光絢不則如夜行雖麗胡由見事累載方冊今復著俚諺或紆太守章或擁使者傳歌樵忘故窮滌器掩前賤所得快恩仇愛惡任驕狷其志止于此士固不足羨茲予來舊邦意弗在矜衒以疾而量力懼莫稱方面抗表納金節假守冀鄉便帝曰其汝俞建纛往臨殿行路不云非觀歎溢郊甸病軀諧少休先壠遂完繕歲時存父老伏臘潔親薦恩榮孰與偕哀㓕愧獨擅公餘新此堂夫豈事

飲燕亦非張美名輕薄詫紳弁重禄許安閒顧已常兢

戰庶一視題榜則念報主眷汝報能何為進道確無倦

忠義聳大節匪石焉可轉雖前有鼎鑊死甘誓不變丹

誠難悉陳感泣對筆硯

律詩

送楊少尹赴蒲城　　張籍

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自廢田園今作主

每逢耆老不呼名舊遊寺裏僧應識新别橋邊樹亦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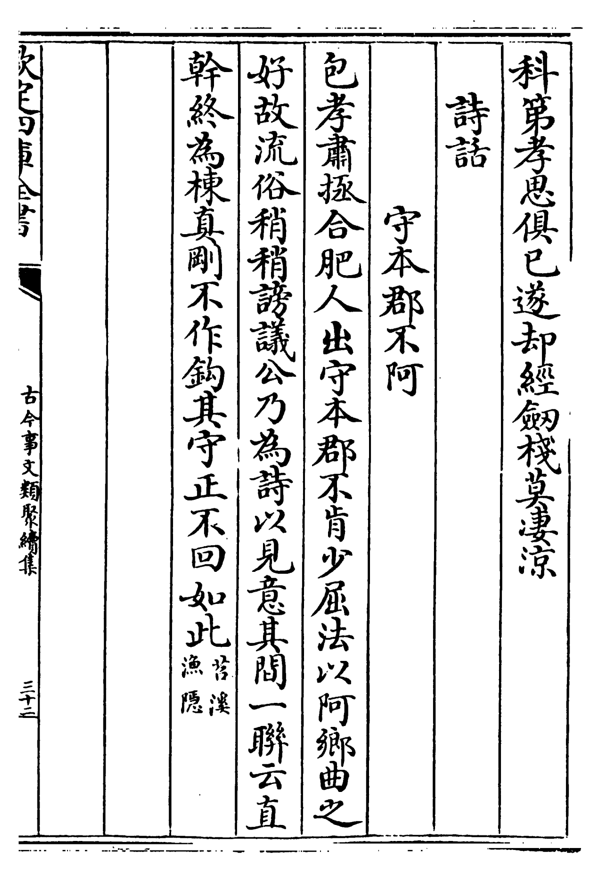
公事多閒詩更好將誰相送上山行

寄題相州晝錦堂　　歐陽永叔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相迎舊使君豈止軒堂夸故里已將鍾鼎勒元勲不須授簡平津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送楊可及第還鄉　　梅昌言

君恩兼喜拜維桑路入家山道更光春色殿前初脫白秋風壠上見焚黃偏留名紙呼先輩喜著藍袍到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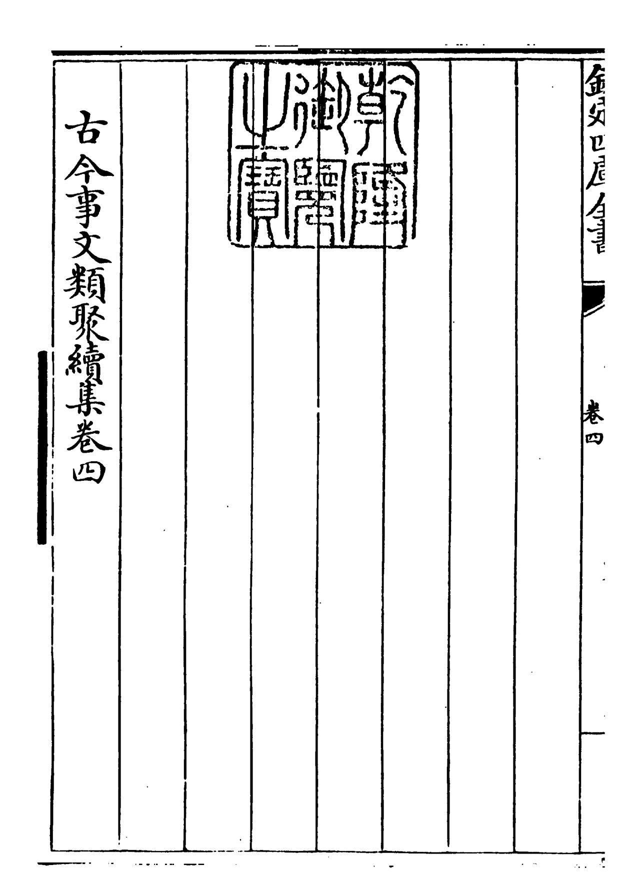


科第孝思俱已遂却經劒棧莫凄涼

詩話

守本郡不阿

包孝肅拯合肥人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鄉曲之好故流俗稍稍謗議公乃為詩以見意其間一聯云直幹終為棟真剛不作鈎其守正不回如此苕溪漁隱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陳太初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五

宋　祝穆　撰

居處部

宮殿

羣書要語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釋名蒼頡篇曰殿大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載案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作前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初學記宮正

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周禮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視察不可妄也漢書楓槐被宸注宸帝居屋宇也言植此木於宸中何晏賦遊閶闔觀玉臺天門開詄蕩蕩漢書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注槍纍作木槍相纍為柵也儲胥武帝作迎風館於甘泉宮後加露寒儲胥二館長楊賦珍臺閒館璇題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

飾甘泉賦丹地注以丹淹泥塗殿上地梅福傳注玉除彤庭西都賦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注西廂清閒處也揚雄賦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物所以厭火風俗通宣政門內有宣赦殿東有東上閤門西有西上閤門故以掖稱長安志服虔曰掖門正門之傍小門如人臂掖也成帝紀鄴都銅雀臺皆鴛鴦瓦晉史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楚辭青瑣注刻為連瑣文而青塗也漢書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烻張說注白間窗也以白塗之畫以

錢文猶言綺疏青瑣之類景福殿賦端門出周勃傳師古曰殿之正門漢書宁者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内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為宁李巡云正門内兩塾間曰宁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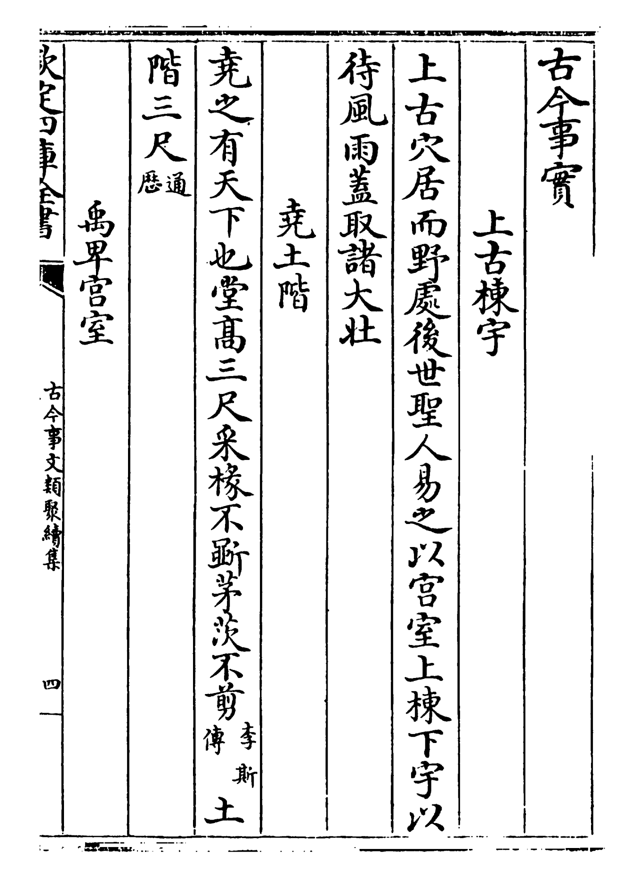
闕宮門雙闕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髙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以門之相對為雙故名雙闕並釋名

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宫門也其上可

居登之則可徧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而書其所闕多少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壁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畫朱雀二枚（崔豹古今注）觚稜而棲金爵注觚稜闕角也金爵鳳也

詩句 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謝朓）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前人）詔帝蓬萊宮（李）召見甘泉宮（高適）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李）聽鐘出長樂傳鼓到新昌（白）旌旗映閶闔

歌吹滿昭陽王維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杜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王維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岑參陰沈鐵鳳闕杜贈崔評事鐵鳳橫空飛綵繪東坡卧聽風簷鳴鐵鳳東坡雙猊蟠礎龍纏棟金井轆轤鳴曉甕小殿垂簾白玉鈎大宛立仗朱絲鞚東坡答西掖諸公耽耽玉宇龍纏棟譪譪金鋪獸囓環梅聖俞庭槐似識天顏喜舞破清陰作兩龍坡日高黃繖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坡和御製自注云邇英閣前有雙槐樛枝屬地如龍形



古今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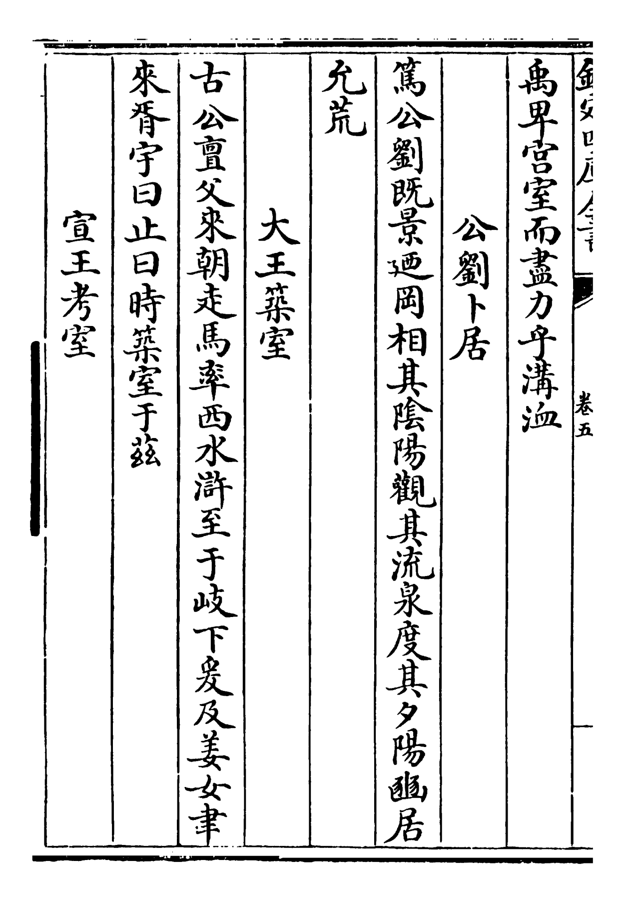
上古棟宇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堯土階

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李斯傳）土階三尺（通歷）

禹卑宮室



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公劉卜居

篤公劉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大王築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曰止曰時築室于玆

宣王考室

斯干宣王考室上莞下簟乃安斯寢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穆王清都

穆王及化人之宫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列子

故宫禾黍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宫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王風

箕子諫紂不聽其後箕子朝周室故殷墟城宫室毁壊生禾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宋世家

衛營宫室

衛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宫室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秦阿房宫

秦阿房宫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千丈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

漢柢營室也

漢未央宮

高祖七年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洶洶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非令壯麗無以重威

置酒前殿

漢高祖置酒前殿奉玉巵為太上皇壽殿上羣臣皆呼萬歲

受釐宣室

文帝思賈誼召之入見上方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

長楊宫

長楊宫本秦舊宫漢修飾之以備行幸有垂楊因為宫名門曰射熊館秦漢遊獵之所也三輔黄圖成帝行幸長楊宫從番客大校獵上將誇番人以禽獸命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猪虎豹狐兎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

以罔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番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上林館還上長楊賦揚雄傳

甘泉宮

漢武帝立泰畤于甘泉以柏梁災受計甘泉

建章宮

漢武帝作建章宮為千門萬户初柏梁殿災粤巫占之曰粤俗有火災即復起大屋以厭勝之帝於是度為千

門萬户在未央宫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宫構輦道於上下宫之正門曰閶闔本紀武帝太初元年乙酉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宫度為千門萬户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大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仙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之屬立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郊祀志

長信宫

漢長信宮太后之宮也武帝五日一朝長信宮東方朔傳又名長樂宮

承明廬

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嚴助傳君厭承明廬揚雄待詔承明之庭

宣室決事

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注宣帝布政教之室也

魏夢瓦化

魏文帝謂周宣曰朕夢殿上雙瓦落地化為鴛鴦何也宣曰後宫當有暴死者魏志

晉宫門銅駝

晉索靖有先識遠見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宫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唐長秋宫

唐皇后居長秋宫

龍尾道

唐含元殿前龍尾道自平階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鳯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垠欄檻悉以青石為之故謂之龍尾道 洞宅編

諫治洛陽宫

唐太宗曰朕欲營一殿覽奏而止貞觀三年以旱避正殿張元素諫治洛陽宫

延英講論

憲宗朝李絳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

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　文宗鋭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

召見金鑾殿

賀知章見李白之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羮有詔供奉翰林

洞開諸門

宋祖命改晉太寧宫一如洛陽宫之制既成太祖坐正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知之（涑水）

古今文集

雜著

魯靈光殿賦（并序）　王延壽（字文考）

王延壽父逸欲作此賦命文考往圖其狀文考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

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年二十至二十四

過漢江溺而死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眙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

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
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粤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文明殷五代之純熈紹伊唐
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
叶神道而大寧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
侯于魯錫介圭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秘
殿配紫微而為輔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
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嵯峨嶵嵬峞巍巋嵳峽吁可畏乎

其駭人也迢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轇轕今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瓌譎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崛岉乎青雲鬱坱圠以嶒竑崱繒綾而龍鱗汨磑磑以璀璨赫燡燡而爥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閶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彤彩之飾徒何為乎澔澔涆涆流離爛漫皓壁暠曜以月照丹柱歙赩而電烻霞駁雲蔚若陰若陽灌

濩燐亂煒煒煌煌隱陰夏以中處霐寥窲以崢嶸鴻爌

熀以爣閬颸瑟蕭條而清冷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

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矔矔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

玉璫與璧英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藹藹而晻曖旋室㛹

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廂踟蹰以閑宴東序重

深而奧祕屹鏗瞑以勿罔屑黶翳以懿濞魂悚悚其驚

斯心猥猥而發悸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

天上憲皆陬㑌佹雲起嶔崟離樓三間四表八維九隅

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岧嵽以星懸漂嶢峴而枝柱
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層櫨磥佹方毁以岌峩
曲枅要紹而環句芝栭攢羅以戢孴女立枝掌馳孟杈枒而
斜據傍天蟜以横出互黝糾而搏負下弗蔚以璀錯上
崎嶬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横駱驛各有所趣
爾乃懸棟結阿天窻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蕖發秀吐
榮菡萏披敷綺房紫菂窋咤垂珠雲楶藻棁龍桷雕鏤
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拏以梁倚仡奮亹而軒鬐

虬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蹲跜朱鳥舒翼以峙衡騰
蛇蟉虬而遶榱白鹿孑蜺於欂櫨蟠螭宛轉而承楣狡
兎跧伏於柎側猨狖攀椽而相追玄熊舑談以齗齗却
負載而蹲跠齊首目以瞪眄徒眽眽而狋狋（彌）邊人遥
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佹欺猥以鵰眽（呼決）顤（烏交）顟（呼交）
顟（遼）而睽（巨李）睢（許李）狀若悲愁於危處憯嚬蹙而含悴神
仙岳岳於棟間玉女闚窗而下視忽瞟眇以響像若鬼
神之髣髴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

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
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
身女媧蛇軀鴻荒樸略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
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子烈
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於是
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長塗升降
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
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頫視

流星千門相似萬户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剋成乎此勲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煴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朱桂黝儵於南北芝蘭阿那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颮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

亂曰彤彤靈宮巋嵬穹崇紛厖鴻兮崱屴嵫釐岑崟崰嶷駢巃嵸兮連拳偃蹇崘囷踡嵼傍欹傾兮歇欻幽靄雲覆霮䨴洞杳冥兮葱翠紫蔚礧碨瓌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去聲)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

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鈎心鬬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初六反)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雩何龍(雩一作雲)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

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各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

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知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五鳳樓賦　　梁周翰

伊京師之權輿也遐哉邈乎驗河圖之象按輿地之書宅禹貢豫州之域距天文辰馬之墟因四履建侯之地為六代興王之居城浚而都泒河而渠結坤之絡振乾之樞星甍櫛堵我民之廬海漕山脅我田之租執雄跨楚氣王吞吳茫茫萬國魚貫而趨惟聖皇之受命應期運而握符光潛躍於龍德踐元亨於帝衢道德何師尊盧赫胥揖讓何比陶唐有虞英略神武威惮八區封豕必誅長鯨盡刳虎皮包刃鵲板搜儒墜典皆索闕政咸

鋪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而風驅乃顧京室時行聖謨陋宸極之非制稽紫垣之舊圖且曰不壯不麗豈傳萬世禹之卑宮蓋匆暇之計堯之茅茨非經久之制矧象魏之縣法伊億兆之所視况我力如天我貲如地不漁爾民不牟爾利一毫之費差足為易乃詔共工度景之中因舊謀新庀徒僝功臺卑者豐棟易而隆椽斲而礱去地百丈在天半空五鳳翹翼若鵬運風雙龍蟠首若鼇戴宮丹楯霞繞神光何融朱楹虹植晴文始烘繡楣

熀燿雕栱玲瓏椒壁塗赭綺窻暈紅雙闕偶立突然如
峯平見千里深映九重奔星墜而交觸靈景互而相逢
門呀洞鈌若天之裂縱㘿百武横駕六轍金鋪爍人光
景明滅㢠陽之力莫得而排叔梁之力胡可以抉其下
則冠蓋威蕤劒佩陸離車如流水待漏而馳駕肩排踵
兼蠻渾夷萬衆紛錯魚龍尊卑咸去来之由此競奔湊
於玉墀亶王風之無外豈朝盈之有時三事庶尹乃拜
表蕭牆謁帝未央以落大壯登歌永昌曰元聖明兮帝

道昌威四海兮君萬方峙髙闕兮冠百常赫宋德兮垂無疆瞻天顔兮獻壽觴願君王兮長樂康帝曰俞哉爾觴且置當聽朕言庶曉朕意頃於戎馬之暇詳窺歷代之記乃知乎夏德之衰璇室且庇商政之壊傾宫大侈楚王章華一身何寄秦皇阿房三世而棄漢武柏梁尋火隨熾陳后三閣義師尋至豈非乎禍生於漸欲起於恣亦如崇飮不已必至昏醉嗜色不已必至乏瘠遷怒不已必絶人祀窮兵不已必暴人骼甘諛不已必杜忠

義溺讒不已必斥賢智亡國之君未嘗不爾朕皆知之得以趨避淫於土木雖不如是美其成功良以為愧不舉君觴恐驕朕意其大者天地所重者神器尾虎足氷終日惴惴當共重之勿使顛墜謹謝公卿無忘納誨羣臣以退咸呼萬歲

選德殿記　洪景盧

乾道三年正月丙寅詔臣邁夕對選德殿賜之坐極論古今治亂事及祖宗以仁守天下紀綱法度使後世有

以持循者袞袞數百言臣既歛衽肅聽且顧謂臣曰此殿朕即位後所作也命名之旨雖取於選射觀德之義然退朝之餘發號出令圖事揆策無適而不在是凡燕游聲色之奉宫室苑囿之娛非惟不可好然亦所不好獨以閒暇取尚書及資治通鑑孜孜而讀之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壞口誦心惟未嘗一日輒去手也近侍外臣晝接夕訪大廷簾陛之儀一切略去紬繹政理從容問答頗有漢宣室唐浴

殿遺意至於翳虞時會抗志決拾以弛張文武之道特
其一事耳卿爲朕記之臣邁離席再拜稽首謝不敏弗
獲命退而言曰自唐虞至於東周蓋千有餘歲其世遠
其政息然至今爲後人所傳誦後王所矜式而賴之以
不泯者尚書存焉耳由三代而下至於後周亦千有餘
歲世愈益近政愈益多廢興成敗之林渺若淵海今列
于户牖之間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者通鑑存焉爾
書亡然後通鑑作茲其是與陛下受天命克已厲精綜

練名實躬持太阿之柄操以為驗稽以為決未嘗不本原於二書四海九州之人神而明之鼓舞奉承之不暇而不知其所自得者實出於一堂之中萬事之方來畢陳乎前匿態遁形美惡畢見湛乎其若鏡炤而龜告也而臣幸得以筆墨薄技待罪禁林此而不書孰當書者況於跽受天旨恩紀卓異為無窮光耀乎乃不固辭而承命臣聞之成天下之事者莫大於至勤洞天下之理者莫大於至明今夫百川之流草木之蕃三農之業百

工之藝皆勤也而天子之勤異於是必法天行健而後可智效一官化洽一州折獄致刑擿抉微漏皆明也而天子之明異於是必如日方中而後可唐明皇致中興勤政務本之意慨然見於作樓之時而日引月長宴安鴆毒之不戒明而不勤為何如哉文宗外憂藩鎮之跋扈内患朝廷之不勤旦朝籌之暮夜計之而訓注之陰謀牛李之朋黨不能早辨以稔甘露之悔勤而不明為何如哉莫盛於太宗而寢不克終猶見於魏公之十漸

故臣以謂唐三百年去本朝為未遠卓然可喜者惟武
宗宣宗為然今陛下擴天縱之聖經之以至勤緯之以
至明公卿以下有外朝之覲延英之對金華之講都俞
咨詢寒暑一致猶以為未足也而又朝於斯夕於斯廨
好問而察邇言禹之惜寸隂文王之日昃不遑食皆以
匹休抗美下視武宣誠不足道然自彊不息終始毋怠
願陛下常以今日之心為心詩云惟天之命於穆不已
盖曰天之所以為天也臣敢以是為陛下獻歲三月庚

午左朝議大夫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臣洪邁拜手稽首謹記

古詩

隋宫　鮑溶

御街行客路行客悲春風野老幾代人種田煬帝宫零落池臺勢高低禾黍中

鼓吹曲　謝玄暉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九成宮　杜甫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層宮憑風迴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𡾊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

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瑶水逺跡是雕牆後我行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王狩太白駐馬更搔首

連昌宫辭　元微之

連昌宫中滿宫竹嵗久無人森似束又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蔌蔌宫邊老人為余泣少年選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闌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来如夢復如痴何暇備言宫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宫樹緑夜半月髙絃索鳴

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覔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㬰覔得又連催特勑街中許燃燭春嬌滿眼睡紅消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徧梁州徹色色龜兹轟録續李謩擫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鬬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禄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宮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

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説長安玄武樓前花萼廢去年勅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荆榛櫛比塞池塘狐兎嬌痴緣樹木舞榭攲傾基尚存文窻窈窕紗猶緑塵埋粉壁舊花鈿鳥啄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堦斜蛇出燕巢盤鬭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鈎指似傍人因慟哭却出宫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

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别耳聞眼見為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禄山宫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楊國忠李林甫廟謨顛倒四海揺五十年来作瘡痏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纔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

耕種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律詩

隋煬帝作迷樓每一幸即經月宫女無數後宫多不得進有侯夫人者有美色忽自縊於棟下臂懸錦囊左右取以進有詩五首云

庭絶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

欲泣不成涙悲来翻強歌庭花方爛漫無計奈春何

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多

妝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隨處飛

秘閣扃仙卉雕房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

張祐有宮詞白傅稱之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

古行宮　元稹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宮詞　杜荀鶴

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宮詞　　王建

蓬萊正殿壓金鼇紅日初生碧海濤閒著五門遥北望柘黄新帕御牀高

又

五更五點索金車盡放宮人出看花仗下一時催立馬殿頭先報內園家

又

射生宫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

又

每夜停燈熨御衣銀燻籠底火霏霏遥聽帳裏君王覺上直聲鐘始得歸

又

牀前謝賜紫羅襦不下金階上軟輿宫局總来為喜樂

院中新拜内尚書

又

水中芹葉土中花拾得還將避衆家總待别人般數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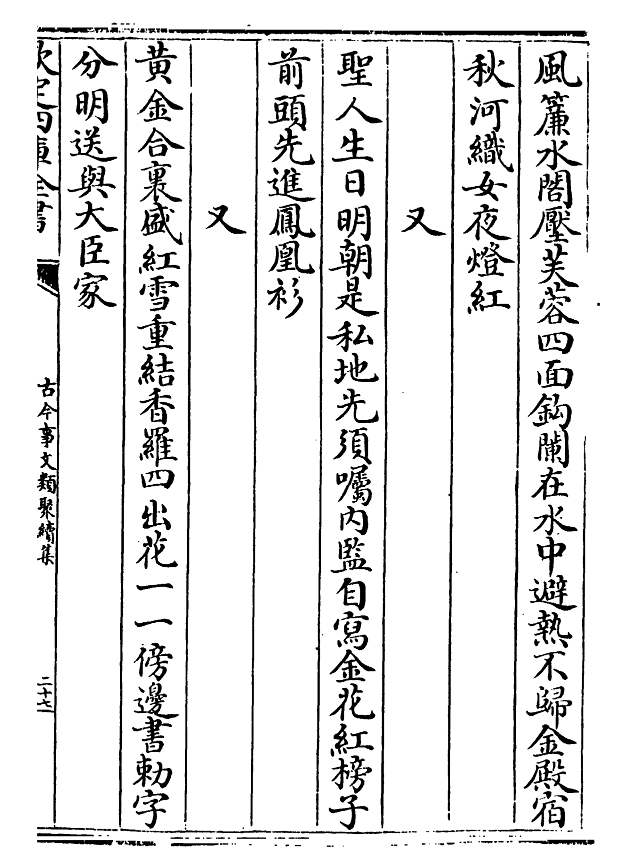
袖中捻得鬱金芽

又

叢叢洗手遶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衆裏遥抛金橘子

在前收得便承恩

又



風簾水閣壓芙蓉四面鉤闌在水中避熱不歸金殿宿

秋河織女夜燈紅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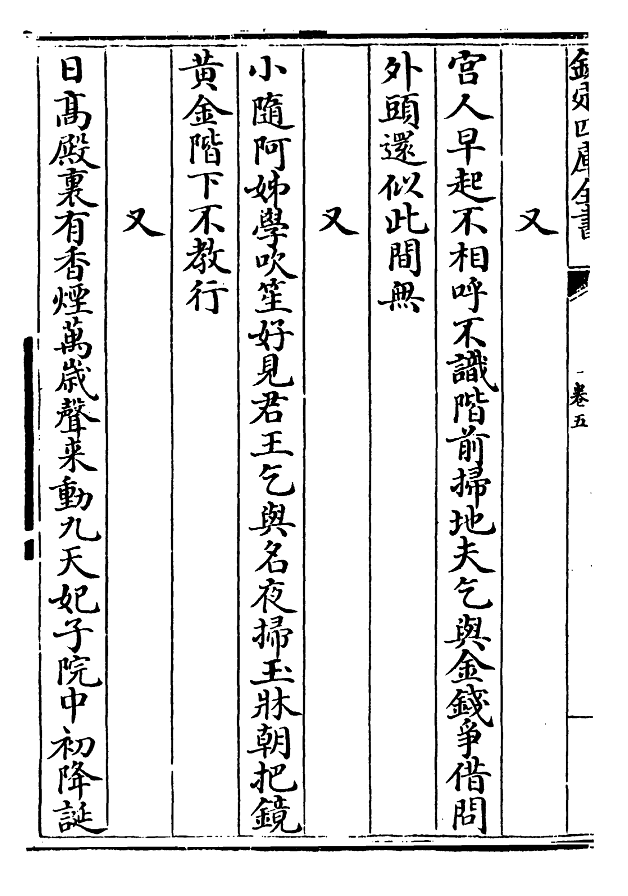
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囑内監自寫金花紅牓子

前頭先進鳳凰衫

又

黄金合裏盛紅雪重結香羅四出花一一傍邊書敕字

分明送與大臣家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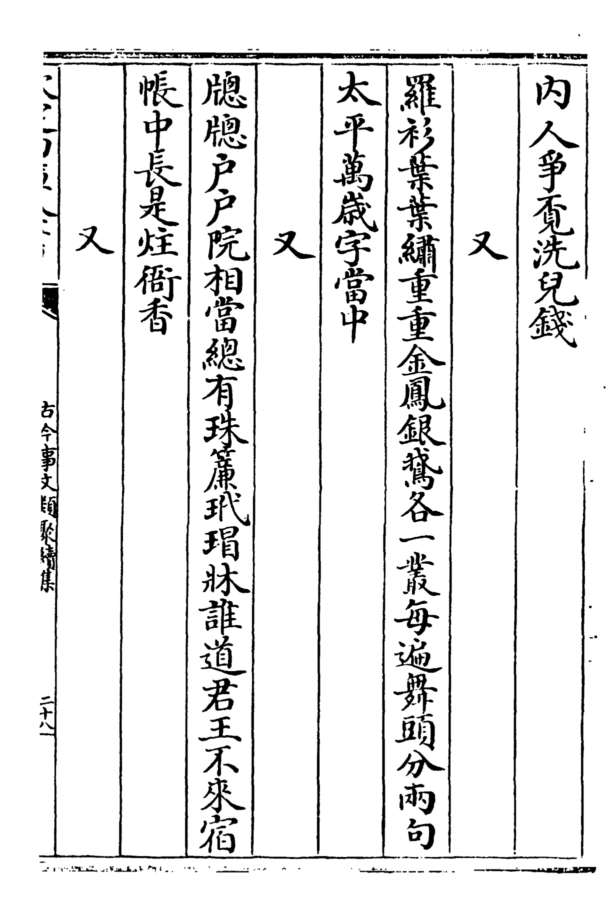
宮人早起不相呼不識階前掃地夫乞與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

又

小隨阿姊學吹笙好見君王乞與名夜掃玉牀朝把鏡黄金階下不教行

又

日高殿裏有香煙萬歳聲来動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誕


內人爭覔洗兒錢

又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鵞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句太平萬歲字當中

又

牕牕户户院相當總有珠簾玳瑁牀誰道君王不來宿帳中長是炷衙香

又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
卧看牽牛織女星

又

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曉煙如白晝
沈香火底坐吹笙

又

閒吹玉殿昭華管醉打梨園縹蔕花千年一夢歸人世
絳縷猶封繫臂紗 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紗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呌

不伏繫臂

又

魚藻宮中揀翠蛾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李石開成承詔錄文宗因語德宗奢靡老宮人云每引流泉先于池底鋪錦

又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憾五更風

又

日晩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

又

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部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

武宗怒一宫嬪謂柳公權曰得學士一詞當釋之遂進詩曰

不忿前時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

宮詞　韓偓

繡屏斜立正銷魂侍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花著雨春風應自怨黄昏

宮詞　花蘂夫人

厨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前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

又

殿頭分給買花錢滿殿宫娥盡十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急過御牀前

宫詞　徐仲雅

内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

望華清宫感事　許渾

聞説先皇看碧桃日華揺動鬱金袍風隨玉輦笙歌迴

雲捲珠簾劒佩髙雙鳳北歸山寂寂六龍西去水滔滔
蛾眉没後巡遊少瓦落宫牆見野蒿

華清宫　許渾

樓閣參差倚太陽年年花發滿山香重門閑鎖青春晚
深院簾垂白日長草色芊緜侵御路泉聲嗚咽遶宫牆
先皇一去無回駕紅粉翠鬟空斷腸

古行宫　章孝標

瓦煙疎冷古行宫寂寞朱門暗鎖空殘粉水銀流砌下

墮環秋月落泥中鶯傳舊語嬌春日花學嚴妝妬曉風

天子時清不廵幸秖應鸞鳳集梧桐

隋宫　李商隠

紫宸宫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

錦帆應是到天涯于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

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詩話

御溝流桐葉

顧況在洛乘閒遊苑中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一入深宮去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明日於上游亦題杏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有客尋春苑中又於杏葉上得詩云一葉題詩出帝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尋春取次行

禁溝得紅葉

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

何太急深宫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云曽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祐後娶一宫人韓氏於祐書笥中見一紅葉驚曰此吾所作吾水中亦得紅葉即祐所題詩於是相對感歎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也青瑣高議或曰盧渥更不重載

戰袍中得詩

開元中賜將軍士大夫纊衣製於宫中有兵士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那

誰邊留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緜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帥進呈明皇以詩徧示宫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宫人自言萬死明皇深閔之遂以嫁得詩者謂之曰吾與爾結今生緣邊人感泣

戰袍中得金鎖

唐傳宗朝自内製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將軍馬直於袍絮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馬直貨鎖于市為人告

其將併得詩奏聞僖宗令馬直赴闕以宫人賜直為妻

知宫中事

王建宫詞舊跋云建太和中為陜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籍最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為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宫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宫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著進來龍馬亦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

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遊寢宮詞凡百絶天下傳誦傚此體者雖有數家而建為之祖耳

李後主詞

有士人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云馮延巳撰詞云銅壺滴漏初晝髙閣雞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鏁猶垂三殿簾櫳皆前御柳揺緑仗下宫花散紅鴛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殿庭植槐

唐殿庭間種花枝故杜詩云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云退朝花底散國朝惟植槐楸欝然有嚴毅氣象

官廨

羣書要語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宫盖取天上南宫大微之象退之孔戣墓誌云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漢書其官司之别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衞曰府唐百官志諸校列坐堂皇上注屋無壁曰皇胡建傳厦屋一揆華屏齊榮肅

肅階闢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世作楨注府寺之制其間一揆而牆屏之設亦齊有之闢兩階之間魏都賦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圻父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大旗為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續世說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中也侯鯖錄凡官寺吏卒率以晨晡兩時致禮俗呼衙府古有之而稱謂訛也演繁露古詩蜜蜂之辭曰藹藹華華雖

無官職一日兩衙則凡官寺日再聽事吏卒因之亦致其恭天子御正朝亦名正衙不知何始藝文類聚申者吏以晡時聽事申旦政也說文

詩句不見公與相潭潭府中居韓勤來得晤語勿憚怕寒廳韓蹀躞騶先駕龍銅鼓鳴衙柳印在休通客山晴好捲簾張籍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韓看君擁黃紬縮卧放晚衙坡使君家似野人居杜牧安郡齋走馬西來各開府坡況我官居似蓬島坡嗟我官居如傳舍

古今事實

聽訟甘棠

甘棠召伯聽訟也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正堂舍蓋見寓公門

官舍貍怪

晉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恠前尹不敢居之廣後於壁穿中得貍殺之恠遂絶

省中多鬼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攜官屬居省省中多有鬼恠每夜或見人著衣冠從中出或門自開闔見者多死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

官舍鬼去

梁傅昭歷位左户尚書安成内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閒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虚而

去自是郡遂無患

皆無公廨

宋初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遍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石林燕語

始建二府

元豐初建東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曰位謂之八位

謫居無公宇

寇萊公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命

正寢待兄

吕微仲當軸兄大中自陜漕入朝微仲虛正寢以待之大中辭微仲云界以中霤即私家也時安厚卿在政府父日華尚康寧厚卿夫婦偃然居東序時人以此别二

公之賢否揮麈録

古今文集

雜著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

擅畜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閻私雠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酖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

兊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誡無罪斯記云

待漏院記見朝謁門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

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蒞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羣吏

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眾以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隱者佘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

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為富州民朋吏嚚分土艱政盖以近歳適茲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為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歴刺縉雲潯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涖於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棼如絲視胥吏胥吏沸

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薾然而疲公噫眙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為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以勤彊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周銖兩之姦無所容墨吏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朞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攜載路而歌曰昔吏施施今吏詹詹公能馭之雖亦為銛跖亦為廉始紲而若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咍咍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傜稅先具汙洿盡開嚮

霞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閑官庫庫無尺繒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于公松瑞蓮猗猗合蔕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謡冀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史將卒趨伏固請願書於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喜愎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絶編以首能為政垂為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内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

天下兵草方千里之内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畧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㓜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彊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廣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

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遷組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於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攻為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

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旣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胷臆用為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㓜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髙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履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莅此熟視焉而莫之省豈是其難乎予也魯

不知乎他即命坊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顧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

反出主簿尉下劾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愽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畜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在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

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潨潨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古詩

郡中與諸文士燕集見燕飲門

同安官舍夜作　朱元晦

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閒居秋意遠花香寒露濡故國與時節欲歸懐簡書聊從西軒卧塵思一蕭踈

窻户納涼氣吏休散朱墨無事一翛然形神罷拘役暫惕豈非閒無論心與跡

題太和主簿趙昌父思隱堂

楊廷秀

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飡秋菊嚼春氷西昌官舍如佛屋一物也無惟有竹俸錢三月不曾支竹陰過午未晨炊大兒叫怒小兒啼乃翁對竹方哦詩詩人與竹一樣瘦詩句與竹一樣秀故山蒼玉揺緑雲月梢風葉最關身

勸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

律詩

城南縣尉水亭　蘇子瞻

兩尉欝相望東南百步場插旗滿柳市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全家依畫舫極目亂紅妝瀲瀲波頭細疏疏雨脚長我來閑濯足溪漲欲浮牀澤國山圍裏孤城水影旁欲知歸路處葦外明風檣

金陵郡齋　王介甫

談經投老拚悠悠為吏文書了即休深炷爐香閑齋閣

卧聽簷雨瀉高秋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五